

艺术贵在创新

——曹操诗欣赏两题

钱志熙

一、《却东西门行》

鸿雁出塞北，乃在无人乡。举翅万余里，行止自成行。冬节食南稻，春日复北翔。田中有转蓬，随风远飘扬。长与故根绝，万岁不相当。奈何此征夫，安得去四方？戎马不解鞍，铠甲不离旁。冉冉老将至，何时反故乡？神龙藏深泉，猛兽步高岗。狐死归首丘，故乡安可望。

这首与下面所选的《苦寒行》，是曹操五言诗中艺术上最为完整，最为成熟的篇章。从主题上看，两首诗都写征夫从役中怀乡念土之情。但《却》诗用比兴法，是用艺术概括的方法来写。虚中寓实，更有神味。其手法接近乐府中的比兴体。而《苦》诗则纯是写眼前之境界，抒发描写兼重，手法上颇有创新之意。两诗比较，可以看出曹操在艺术上有过多种探索。曹操的诗歌创作数量虽少，并且多是为宫廷乐府配乐之词，但体制、语言、境界鲜有重复，篇篇都有创新，这也堪称一绝。后世诗人，写诗多，重复、相似之篇亦多。

此诗结构十分完整，可分为四层。前两层是比兴：从“鸿雁”句至“春日”句是第一层比兴。“鸿雁出塞北，乃在无人乡”，鸿雁出于塞北，那个地方杳无人烟。“乃在”即“是在”，“乃”者肯定之词。“出塞北”的“出”字用得很口语化。曹植《名都篇》：“名都多妖女，京洛出少年”，用“出”字亦甚好。古今民歌中多喜用“出”字。两晋时还有一类歌叫“出歌”，言各地物彦。今日中国方言中，说某地出产什么，也还说“出什么”。此“出”者出生、出产。所谓的鸿雁出塞北，是说鸿雁出生于塞北。言“无人乡”，言外之意，即是塞北为鸿雁之乡。“举翅万余里，行止自成行”，是说万里飞翔不失群，冬节为食稻南飞，春日又飞回

北方，是说虽因谋食而暂离故土，但能回到故土。作者对鸿雁的这种行止有定的活动方式是肯定的。这是第一层，是正面的比兴。从“田中”句到“万岁”句，是第二层比兴。写田野上的蓬草。蓬草与故根相离，是失所，鸿雁得所，蓬草失所。借以比拟一种不能自主的、随世事飘泊无归的行为状态。

以上两层比兴，共八句，象长调词中的“双拽头”。一正一反，手法甚为巧妙。但都还不是正题，都是衬托、比兴。盖此诗主题是写征夫之事，不是咏鸿雁与转蓬。汉魏古诗，并无单纯咏物之作，凡出现咏写的事物，都是起比兴作用的。这是汉魏诗与后来的诗歌在处理事物上的不同，这种写法，古人常说有古意。是一种古朴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。

“奈何”六句，才是所咏本事，是“主”，前两层则是“客”。奈何，如何的意思。“安得去四方”这一句的“去”，作“离开”讲。北大编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的注解：“谓离开四方而归还故乡”，是对的。但解释得比较生硬。因此有人将“去”解释为“向”、“前往”（如《曹操集注》中州社版），“前往四方”这样说，于后三字果然是解释得更圆满些，但却于原意不符。——“安得”是表示主观愿望，它后所接的应该是符合作者（主人公）主观愿望的事，作者显然是要离开四方之役，不是向往四方。这一句诗解释的关键，是要引出“四方”一词的原始出处和它的含义。“四方”一词先秦典籍中常看到，如《诗经》“膺力方刚，经营四方。”又《礼记》：“男子生，桑弧蓬矢六，谢天地四方，四方者，男子之所有事也。”引出这一条以注曹操诗“安得去四方”的“四方”，方才完全妥帖了。

最后四句，又换了一副笔墨。是唱叹引情之笔。楚辞中有“乱”，乐府则有“趋”，至后来词中大曲则有“煞袞”，都是篇末之结构，一般作总结抒情之笔。于此可见曹操结体之古也。这是因为他的乐府，都是可歌的，所以自然体现乐曲的一种结构。

二、《苦寒行》

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！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。熊黑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。溪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！延颈长叹息，远行多所怀。我心何怫郁，思欲一东归。水深桥梁绝，中路正徘徊。迷惑失故路，薄暮无宿栖。行行日已远，人马同时饥。担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。悲彼东山诗，悠悠使我哀。

建安十一年，曹操亲自率兵远赴并州（今山西省太原一带）征讨高干（袁绍余部、袁绍之甥，初曾投降曹操，后又反叛）。在行军经过太行山时写了这首诗。

曹操诗善起头，这诗中“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回写众姐妹在雪天准备即景联句，王熙凤说：“既这样，我也说一句上头。”众人都说道更妙。熙凤说：“你们别笑话我，我只有几句粗话，剩下的我就知道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越是粗话越好，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。”“一夜北风紧”。众人听了相视笑道：“这句气粗，不见底下的，正是会做诗的起法。不但好，而且留得多少地步与后人。”拿这个说法来说曹操的开头法，未免有点唐突曹公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曹操诗的开头，在于“气粗”，就心中所想的最紧要的，堆在眼前推不开、撑在心里支不走的那一件事情说起。如《蒿里行》：“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”；《短歌

行》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”《步出夏门行》：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”都是这样的开头。鲁迅说曹操文风通脱，这种开头的方式，正是通脱的一个表现。

关于这首诗，我想说这样一点，曹操在这首诗中写他内心的忧郁、彷徨，这一基本情绪，从“延颈长叹息”以下，表现得很突出。一曰长叹息，二曰多所怀，三曰心何怫郁，四曰思欲东归，五曰水深桥断，六曰中路徘徊，七曰失故路，八曰无宿栖。九曰离家远，十曰人马饥，十一曰悲东山之诗而心哀。这种情绪，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曹操心灵的大波动的表现，甚至触及到他对自己的整个人生选择、生命价值观念的怀疑与思考。象曹操这样一个大英雄，带领重兵行军，究竟因为何事而发生这种的情绪上的大波动？是对将要发生的战争的恐惧吗？显然不是，对于曹操这样的能征惯战的统帅来讲，高干这样对手，是不足以让他产生这种情绪的。那么是征途之艰辛，气候的奇寒吗？显然也不是，尽管此诗确是以“苦寒”为题。我觉得最深层的原因，是也许曹操自己都没有明确地意识的一个事实：当他面对撑拒天地之间、“艰哉何巍巍”的太行山时，其内心被自然的崇高之美所震慑，相对自然而发生的个人的、乃至人类的渺少、怯弱之感。

曹操虽然没有象后来的山水诗人那样以描写自然为基本内容。但我们发觉，在曹操的诗中，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其实很突出地存在着。人与自然的关系、矛盾正是构成曹操诗的一个基本的旋律，是其雄浑风格产生依据。如《短歌行》等诗，写人生之短暂与宇宙之无穷。如《步出夏门行》之二“神龟虽寿”，也表现了主题。《步出夏门行》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，是以雄伟自然张扬人生的崇高精神。此诗中其实也存在着人类与自然的这一基本主题。人类最浩大的行动——行军，在自然面前（巍巍太行）显得这样渺少。曹操不是因为畏惧战争、担忧战争的胜负而发生哀愁，也非单纯的畏惧行役之苦。而是因为震慑于自然之伟大，无法超越而产生无尽的悲哀。他的诗就这样触及

到这一永恒的主题。他的伟大、他的诗人气质正是这些地方显露出来。曹操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于自信能胜于人，但始终敬畏于天。我觉得，在“天”的面前保持纯真的崇敬，乃至畏惧，是我们人类的本份。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性，曹操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这种人性。

事实上，曹操这首诗，是脱略了外在的身份和眼前的正在进行的事情，即一个至高无上的三军统帅，统领浩荡的大军。这一些，在诗中几乎没有表现，唯有“人马同时饥”一句，略微地涉及眼前的行军之事，象一个飘忽而过的影子。除此之外，此诗纯粹是曹操个人的视线在转动，个人的

情绪在起伏。简直是个人或很少几个人的苦旅。这就是诗的表现，越过无关紧的外在的关系，直接进入心灵的表现。如果设想曹操以许多的笔墨正面写行军之事，就没有这样效果了。这是曹操诗歌的人性的地方，大英雄的抒怀，能打动任何一个人。当曹操以政治家的角色写诗时，他的诗往往并不特别。他写诗写得最好的，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。也许这就是诗人的本质所在了。

这首诗虽然写太行山，触及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但不是后来人所写的山水诗，也不是一般的纪行之诗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叙事、抒情的作品。

论《聊斋志异》“孤愤”中的“妾妇”情结

李军均

《聊斋志异》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史上的高峰之一，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作。究其因，一方面是《聊斋志异》本身的艺术成就辉煌于文言小说史，如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的创作手法^①，人物形象的鲜明塑造等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《聊斋志异》思想成就的高度赞扬，此种赞扬基本上源自于《聊斋志异》的“孤愤说”，如对社会黑暗的暴露与鞭挞等。蒲松龄在《聊斋自志》自云“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”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高估《聊斋志异》的思想价值。要恰当地认识《聊斋志异》的思想意义，不能不深入蒲松龄“孤愤”的实质所在，追究蒲松龄产生“孤愤”的现实原因。

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寄托“孤愤”，源于他“平生奇气，无所宣泄”^②。他企求在创作中将这种抑郁、“孤愤”分配给笔下的人鬼狐妖，以求得心灵的平衡。蒲松龄的“平生奇气”，源自于他一生的困顿与失意。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言：“其生平之侘傺失志，垒落郁塞，俯仰时事，悲愤感慨，又有以激发其志气，故其文章……而蕴

结未尽，则又搜抉奇怪，著有志异一书。”加上《聊斋志异》中直抒胸臆的近二百则“异史氏曰”，足可见《聊斋》是蒲松龄生命的写照。蒲松龄出身书香门第，十九岁时县、府、道考试皆第一，补博士弟子员。初出茅庐，即“文名籍籍诸生间”。^③然此后七次应考均名落孙山。夫人刘氏以“穷通有命，山林自有乐地”相劝，他虽“善其言”，但从有关资料看，却非如此。如其六十一岁时所作《自嘲》诗：“皤然六十一衰翁，飘骚鬓发如枯蓬。骥老伏枥壮心死，贴耳啜丧拼终穷。余子纷纷向南宫，吾徒踣落仍阡茸。眼中鸷才策不进，坟起五岳填满胸。”流露的仍是对科举的向往。传统社会里，如蒲松龄这样出身的读书人，他们要实现当时社会所认可的人生价值，科举是他们的惟一途径。然蒲松龄场屋之求却是屡战屡败，“一事无成身已老”（七十二岁时作《除夕》诗）。蒲松龄的个人困顿就是他产生“孤愤”的原因，并如他所言因此而著作了《聊斋志异》。

蒲松龄“孤愤”的内涵，是由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哀发展至认为“仕途黑暗，公道不彰，非袖金输璧，不能